畢隨放回大理寺左右兩司俱不行取今欲令各司道仍於季終
行移宛大二縣照數取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這人夫每季刑部取十三名都察院五名欽此通行内外問刑衙門
軍職有犯非法用刑打死人命者照文職酷刑事例問革為民
弘治五年四月十一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　等
題為巡捕事該浙江道呈刑科抄出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真奏奉
本院勘合劄付前事仰依奉施行等因奉此行據浙江按察司經歷
司解犯人白福壽原籍順天府固安縣人曾祖白全投軍洪武三十
一年等克懷來等處有功陞百户洪武三十五年克取東海等處奇功
陞府軍後衛指揮僉事故無子叔祖白興襲職年老無子福壽承
金吾左衛指揮僉事成化二十一年調浙江都司杭州前衛蒙委巡捕
狀招有本衛在官餘丁孫敬已故戈達徐華張貴各明知有例
快手人等久戀衙門誣執平人陷害良善者充軍各不合故違
積年謀充應捕人役跟隨福壽生事害人弘治二年十月失記日期
五更時分有已發落舍餘章和前到地名菜市橋經過見不知名
姓人家門首有洗脚桶一箇食醬一瓶在地無人看守不合盜取回家
醬食用脚桶見在本月失記日期有本城竹竿巷口火起章和不合
前去假以救火為由乘機搶奪不知名人家檀香二斤牙香十斤本年
十二月内有已發落張洪家被盜具告福壽處緝訪未獲弘治三
年三月二十三日夜本衛江指揮家被已獲并未到賊人田四兒等
偷盜金首飾衣服等物本官令男江海具告浙江都司蒙令孫敬
等緝捕得獲賞銀二十兩孫敬等希圖重賞因訪得章和家曾
盜奪前項物件本年四月初二日晚戈達孫敬張貴徐華前到章
和門首緝訪有伊妻張氏因其洗白家絡絲回家與章和言說其
家夫主已故他有孝不戴裹金頭面要搏打白銀首飾等語戈達
等聽知及有已死馬宣平昔因與章和識熟往來各不合不行訪

察偷盗真情就将各人誣執偷盗江指揮首飾及張洪家財物情
由報與福壽不合聽信次日就差戈達等将章和并前盗脚桶拿
送福壽處省令歸到潮鳴寺内審問将章和用刑拷打受刑不過
只得妄供曾與馬宣同盗張洪江指揮家財物及同乘火搶奪
虚情混實具供在官福壽又不合不行審察輙信准本月二十五日
又差孫敬徐華戈達張貴前去緝拿馬宣得獲送福壽處彼
因日晩仍令戈達等押到潮鳴寺内聽候至二十六日福壽到寺審
問逼要馬宣招承偷盗張洪江指揮家財物首飾馬宣不肯
承認福壽却不合仍令戈達孫敬徐華張貴各又不合聽從将馬
宣後肋頭脚等處用繩拴縛令戈達做孫兒浮水一索馬宣仍不招
承又令孫敬佐卧老子攀罾一索張貴徐華各佐覌音倒坐一索致
傷馬宣虚怯去處尤不招承福壽又不合令跟随伴當已發落魏
洪陳能黃才各不合聽從用大棍将馬宣責打順腿十棍脚踝十棍
共打四十馬宣傷重至二十七日早馬宣因傷氣絶身死戈達等懼
怕随行将屍絶棍丟棄無存報知福壽慮恐事發又不主令戈達孫
敬等於本月二十八日夜密将馬宣身屍扛擡丟在菜市橋河内藏匿
逼令本寺省發僧文裕不行舉首又令戈達等揑作馬宣脫迯虚詞
呈状旋捕在巻以圖遮釋後王氏連日尋訪夫無下落将情具告浙江
按察司當蒙提吊人巻并拘已發落隣人章文董馬兒前來追究
福壽又不合令已發落郭荣不合聽從來與王氏已發落父王通說要
買和王通不從扭結郭荣到官審究說出前情當蒙本司差委照磨
所宋檢校押帶戈達等打撈馬宣身屍得獲責令王氏認實行委
仁和縣郭縣丞相驗得本屍項頸後肋兩手腕各有繩縛傷痕兩腿
臂各有青赤傷痕腿肚脚踝等處俱有青腫皮破各傷明白将屍責
付王氏收領備由具申到司覆審戈達孫敬各又不合畏懼罪重隱
下誣執馬宣等為盗真情招承疑恐各人為盗及疑是各人偷盗江

指揮等家首飾又不合主使章和妄招與馬宣同行搶奪物件賣
換銀物分明情節在官致蒙於章和名下追出原賣檀香價銀
并追陪原搶檀香二斤牙香十斤與原追漆脚桶一箇在官將戈達孫
敬張貴徐華俱問擬聽使下手之人贓監臨官因公事於人虛怯去處
非法毆打至死一等律贓杖八十徒二年俱係積年應捕陷害良善
情重人犯照例戈達張貴發遼東定遼衛徐華孫敬發東昌衛各
充軍未經着役章和依因失火乘時搶奪財物罪亦如白晝搶奪人
財物者律贓等杖九十徒二年半發海門衛哨嘹魏洪陳能黃才俱依
行杖之人贓官司決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一等律各杖八十的決王氏等
供明發落訖照出福壽律合有罪係軍職具本奏行間蒙浙江都
司緝獲田四兒等人贓到官認領明白後蒙都察院叅詳按察司
問過戈達等招罪事欠明白備行巡按御史查問有郭榮又為別
事蒙浙西道張僉事問發盤石衛充軍去訖蒙先將福壽與張
和張洪王氏戈達等行提到官研審前情明白尤恐不的又經行仰按
察司轉委仁和縣知縣陳榮錢塘縣知縣余本釗會同押帶福壽
等前到已死馬宣屍所眼同檢驗填圖具結連福壽等呈解巡按
賈御史覆審相同情輕魏洪等先行摘發福壽等仍發監候奏請
戈達徐華在監患病俱各陸續身故相埋訖今蒙都察院叅詳得戈
達等招由引例欠當難以覆奏備行巡按御史再行查審蒙將福壽
與孫敬行提到官審得孫敬委的誣執妄拿馬宣等為盜及將馬
宣陷害身死實情明白取問罪犯孫敬招同議得白福壽所犯除
不應等罪外合依監臨官因公事於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致死者律
杖一百徒三年孫敬除違
制等罪外合仍依原擬聽使下手之人贓白福壽一等律杖九十徒二
年半俱有
大誥贓等白福壽杖九十徒二年半孫敬杖八十徒二年白福壽係官照例

納米贖罪仍尽本法追埋葬銀十兩給付死者之家以為塋葬之資
孫敬照依快手害人事理定衛充軍除將魏洪等先行摘發
白福壽監候外參照白福壽不合聽信下人誣執平人為盜非法
用刑因而致死孫敬不合違例謀充應捕久戀衙門誣執平人為盜
依聽使令重訊考打因而致死各不合將馬宣一身屍藏匿河內
埋作脫逃以圖遮掩今問前罪止照常例發落未免情重律輕
無以警戒將來合無白福壽問罪納米完日照依文職酷刑官員
事例革職為民照例行令應襲之人承襲孫敬照例快手人等害
人事例定發邊遠充軍庶幾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緣白福壽
係軍職論功定議與孫敬俱情重監候人犯等因具本該通政使
司官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道案查先該浙江按察司奏為前
事已經駁行巡按御史再問去後今該前因查得見行事例各
處有司問刑官員有用慘酷刑具於人虛怯去處毆打致死者照
例問罪為民及查各處快手總甲人等有久戀衙門把持官府
誣枉平人陷害良善者軍發邊遠充軍民并餘丁問發附近
衛充軍通查具呈到院看得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禎問等
白福壽等各該罪名參詳合律但本官參稱白福壽用刑慘
酷非法打死平人情重律輕孫敬違例謀充應捕誣執平人為
盜陷害致死委的情犯深重俱各難照常例發落本院合無行
令本官將白福壽照例免其贖罪粮米止追給埋葬銀十兩比
依酷刑有司官員事例革職為民待本人身死之後方許本家
相應之人承襲原職孫敬照例拘連當房家小發附近衛分充軍
仍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武職有犯非法用刑打死人命者亦照
文職酷刑事例一體問罪為民臣等未敢擅便均乞
聖明裁處緣白福壽係軍職論功定議及比照酷刑事例具題奉

聖旨今後照這例行欽此

文武官將犯該笞杖罪因酷刑致死數多捏作因公等項

法司比附上　請

弘治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刑部尚書白　等題爲應

詔陳言事河南清吏司案呈乞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禮科抄出大常

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奏內一件孟子曰省刑罰臣按

刑者輔治之具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定爲輕重之等而於其

疑者則寧舍重以就輕所以體

上天好生之心以爲民主也今之五刑最輕者爲笞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極

爲計慎獄訟既多人若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審適

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補立卷案

旁引醫證從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於是箠人重者爲能吏殺

人多爲好官習俗相仍日以彌甚夫挺之與刃刃之與證其殺皆因以

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